

凤凰山

早茶

07

2019年12月12日
星期四邮箱:
8213456266@qq.com□主编:郝良
□编辑:林海

德立散打

何德立,网名“荷叶”,年过四旬,其貌不扬,心很善良,一位普通的超市售货员,“刘哥”的老婆,“胖子”的妈。下班之余,喜欢捉笔记录下自己生活中的酸甜苦辣,全是家长里短平常事,经她娓娓道来,则令人捧腹,会心一笑。

红红

那天,我们几个打干瞪眼的牌友,吃了汤锅出来,有点步履蹒跚,很多回,人家请我,我都是这个样子。

看见红红在门口买麻糖,一个老大爷弯腰在敲麻糖装袋,我知道这样挑着卖的麻糖有点贵。我赶紧拉红红走,红红甩开我的手,不走,笑咪咪的坚持要买。我们就一边慢慢往前走一边等她。不多时,红红买了麻糖追上来。

我问她好多钱一斤?她说:“5元钱一两,买了10元钱的。”

我一下就幸灾乐祸了:“明明好

辟邪

星期天,刘哥要去安徽出差,吩咐垚子在网给他订火车票,喊垚子借耳机给他。吩咐我给他找羽绒服,找围巾……然后,我骑电瓶车送他去公交站坐牢,就这样,他全副武装背起包包出差去了。我回家一打开门,看见他刚才才洗净的保温杯还在茶几上,重重地叹口气,经常这样百密一疏,再准备得充分也等于零。

硬是奇怪,刘哥去安徽出差,家

好男人

这座城市说大也大,说小也小。刚来那年,在一家瓶盖厂上班,看我老实,厂里有个王师傅想把我介绍给他外侄,说他的侄儿高还是有那么高,就是小时候太淘气,把一只脚整残疾了,现在汽车站那边理发。

后来,我和高燕偷偷摸摸去看了,小伙子浓眉大眼,长得也还标致。但是,脚不方便,不行的。

25年过去了,那天去低保入户调查,突然看见户主是他,我愣了一下,

吃街那边有10元钱一斤的,你不买,拉你走你都不走,你非要犟起个牛脑壳买他50元钱一斤的。”

红红也不恼,笑了笑:“何姐,你不晓得,我们天天看抖音。抖音上说,如果你下班回家,看见路边有人在卖菜,如果你可以买完最好,买不完,多少也买点,他们可以早点回家,生活都不容易。你看嘛,我们都吃饱喝足了,人家还没有回家吃饭,好恼火嘛。”

突然,我就觉得红红好好哦,我的身边就需要这样的人,这样的人多了,我多少也可以学点好的。

里的水管子就坏了,关不严,水哗啦啦。每次都是这样,只要他出差,家里不是这坏,就是那坏,仿佛在提醒我刘哥有多重要一样。上次他出差一个月,洗手间的灯泡就坏了,等他回来的时候,我和胖子都习惯开浴霸上厕所了。

看来,刘哥在家,可以辟邪,啥子东西都是好好的。下次他再出差,我就把他的照片放大挂在门上当门神!

他模样没有多大变化,只是嘴角的绒毛变成了胡须。我看见他爱人躺在床上,他端猪蹄汤去喂她。遇见这样的男人算是享福了,不要看他腿有点残疾,但是对老婆好,体贴无比。

我家那刘哥虽然是健康的小短腿,但是心眼比针尖小,从来没有给我做过一顿早饭,更莫说我生病卧床他来喂我吃东西。唉。事实胜于雄辩,好男人都是人家屋头的。

万源方言拾趣(五)

□韩奕

踏削

踏的本意为踩,“削”字有两种读音,削苹果时读“消”,削发为僧时读“薛”。在万源方言里,其读音为后者,踏削的用法颇有些宽泛:

“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。”是辩证的、宏观的、气势磅礴的踏削。

“你走你的阳关道,我过我的独木桥。”是凄凉的,略带讽刺的踏削。

“让你四两姜,你才不识秤。”是惋惜的、带有些许善意的踏削。

“猪八戒照镜子,里外不是人。”是无奈的、自嘲式的踏削。

“你那心眼比针屁股还小。”是夸张的、精致如微的踏削。

踏削一词有浓厚的贬低意味,与普通话里的藐视、蔑视、鄙视的意思相通。

冲壳子

冲壳子来源于吹壳子。明末清初,包谷传入中国。包谷壳子出现在日常生活中:或堆集、或燃烧、或喂牛、或编织。人与包谷壳接触时,会产生悉悉索索的声音。于是乎,先民们发明了“吹壳子”这个像声词,并流传于四川大部份地

区。到了万源,却发生了变异。时间大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,地点在官渡至大竹河一线。这一带山高坡陡,地多田少。每年深秋,漫山包谷黄遍。一位无名诗人写道:巴山深秋里,遍山包谷黄。鸟飞金浪里,人行黄海洋。一个个壮劳力沿着羊肠小道,用背篋将包谷背回地坝,妇女、老人、儿童围着包谷堆剥包谷,身前堆包谷,身后堆壳壳。秋收以后,农户们的房前屋后,田边地角,到处都是包谷壳。

那时候,农民的收入很低。梨树公社三大队黑宝山上的生产队社员,劳动一天,只有六七分钱。而当时一床棉絮要好几元钱。买了顿顿离不开的盐巴后,根本无钱买棉絮。富有富的主意,穷有穷的办法。一些社员便把包谷壳堆在避风的屋角角,晚上钻进去睡觉。那个年代,我的父亲正在梨树公社任党委书记。他谈过在黑宝山上冲壳子的体会:睡在包谷壳里,尽量莫动,睡熟后,少翻身。一动一翻,包谷壳就吱吱作响,那就很难睡到天亮。

在那段时间,冲壳子专指条件艰苦,无被子睡觉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又慢慢还原为吹壳子的同义词。八十年代,农民们越过了温饱,冲壳子的行为消失了,



方言与识字

庞雨,现供职于宣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年过知非,喜欢读书,喜欢码字。作品散见于网络、纸媒。

板眼

板眼,本是传统音乐和戏曲唱腔的节拍,每一小节中的强拍,多以鼓板敲击按拍,称“板”,次强拍及弱拍,则以鼓签或手指按拍,称“眼”。明代杨慎在《丹铅总录》中说:“庄子谈庖丁解牛处云:‘奏刀騞然,莫不中音。’中音者,鼓刀之音节合拍也。刀声亦合乐府之板眼。”同为明代人的王骥德在《曲律·论板眼》中说:“古拍板无谱,唐明皇命黄幡绰始造为之。牛僧孺目拍板为‘乐句’,言以句乐也。盖凡曲,句有长短,字有多寡,调有紧慢,一视板以为节制,故谓之板眼。”《儿女英雄传》第三八回:“他说完了这段科白,又按着板眼,拍那个鼓。”《四世同堂》十九:“(晓荷)右手的食指中指与无名指都富有弹性的在膝盖上点着板眼。”

戏曲舞台上的演员,如果音韵协和,唱腔优美,声情并茂,大家就会赞叹:真是“有板有眼”;如果只严格按照曲式,不融入戏曲之中,音虽准,情却少,太过刻板,行家里手就会说:太“一板一眼”了;更有甚者,连曲调都掌握不准,重处不“板”,轻处不“眼”,听者会觉得:已经“荒腔走板”了。

四川人也经常用到板眼一词,但四川人嘴里的板眼,并不指传统音乐和戏曲唱腔的节拍,而另有所指。一个人办法多、主意多、机巧多、花样多、手段多等等,都可称之为板眼多。

罗清和的《方脑壳传奇》第四十九回《方脑壳好耍弄了个赖帐官》,写毛月梦一行到广州,“在回川前,罗汉和方正奎想上街买点东西回家。”毛月梦劝他们小心上当,“方正奎笑道:‘大哥放心,我和罗汉兄跑广州多次,对这里一切都了如指掌,什么板眼都懂……’”克非《春潮急》中,李克听了张洪久对梨花村村情的分析,“不觉对面前这个比自己年轻,好些地方却比自己高明的同志,越发满意了,笑道:‘所以,有时你就故意装聋作哑了,遇上事情也不开腔了。看不出你个老实人,还会耍这个板眼儿!’”

其实,四川人嘴里的板眼,与“传统音乐和戏曲唱腔的节拍”之板眼,也有关联。办法、主意、机巧、花样、手段等等,在人的思维和行动里,就相当于“音乐和戏曲唱腔的节拍”,这个“节拍”也有轻重缓急,也得照章办事、有序推进。



语言却留存了下来。

莫明堂

莫明堂与莫名堂哪个更确切?留给读者评判,只要言之有理,两者皆可。

莫明堂按字面理解,应为“没有明亮的堂屋”。但方言具有独特性,机械地按字面来理解就不能把握其神髓,忽略了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点。

在万源方言里,莫明堂常常用来形容一个人能力差,举止失度。有下列行为之一,皆可称为莫明堂:一名中学数学老师,偏偏爱写所不熟悉的古典诗词,其结果是内容晦涩,句子不通;一位中医院校的毕业生上班后,一周里只给一个感冒病人开了张处方,小病却并未治好;一个小青年,放着整齐的台阶不走,却爬上台阶旁边的栏杆,把栏杆当平衡木来操练,走了几步,掉了下来,把脚崴了,拜起脚脚回家。

莫明堂与另一个万源方言“莫搭洒”意思相近。区别在于,莫明堂的范围宽,莫搭洒的范围窄。

犟灾瘟

犟灾瘟这个词在万源方言里,多用于长辈骂晚辈。人的一生,年少时轻狂,有些事情,违背常理,长辈怒其不争,喝斥为:犟灾瘟!

小明吃饭时,总爱喝水,还经常把开水渗到饭里,吃开水泡饭。其父多次告诫:吃饭莫喝水,冲淡胃液,影响消化,诱发胃病。小明屡教不改。一次,小明又偷偷用开水泡饭。其父喝斥道:得了胃病该球遭,你个犟灾瘟!

小琴离单位距离远,早晨又爱绵床,经常是离上班只有十几分钟了,才匆匆爬起来上班。为了赶时间,天天坐摩托。其母看到她,两个脚一跷起,横起坐在摩托车上。多次劝告她:横起坐,要不得,骑起坐,才保险!小琴只当秋风过耳边。常言道:久走夜路撞见鬼。一天早晨,摩托车速度太快,在转弯处,眼看要与一辆疾驰的出租撞上。司机一个急刹,小琴从摩托车上滚了下来,脚杆上的螺丝骨弄破了,住进了医院。母亲生气地骂道:犟灾瘟,自作自受!